

● 劉信芳 著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

孔子詩論述學



安徽大學出版社



I207.22

L690-1

劉信芳 著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

孔子詩論述學



安徽大學出版社



903614-18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孔子詩論述學 / 劉信芳著. - 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2. 11

ISBN 7-81052-613-8

I. 孔… II. 劉… III. 孔丘(前 551~前 479) - 詩歌 - 文學理論 - 研究 IV. ①B222.25②I20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84127 號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

孔子詩論述學

劉信芳 著

出版發行	安徽大學出版社	經銷	各地書店
	(合肥市肥西路 3 號 郵編 230039)	印刷	合肥遠東印務有限公司
聯系電話	總編室 0551-5107719	開本	850×1168 1/32
	發行部 0551-5107784	印張	10.5
E-mail	ahdxchps@mail.hf.ah.cn	字數	250 千
責任編輯	楊應芹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封面設計	孟獻輝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613-8 / K·43

定價 25.00 元

如有影響閱讀的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序 言

2002年8月，我到安徽大學，蒙劉信芳教授以其新作《孔子詩論述學》稿本賜示，讀後深覺獲益。這部書內容豐富，體例美善，符合當前學術界的需要，一定會得到讀者歡迎。劉信芳教授要我寫幾句話，自然不能推脫。

《詩論》是1994年上海博物館自香港搶救入藏的楚簡中的一種，也是最引人矚目的。在經過精心保護整理後，2000年8月，馬承源館長在北京“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就《詩論》作了詳細介紹和分析，在學術界導致熱烈的討論。2001年11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出版，《詩論》材料公布，在上博學者工作的基礎上，更有許多學者各抒己見，對《詩論》簡進行多方面的研究。《孔子詩論述學》一書，概括總結了迄今有關論著的成果，做出裁斷，並發表自己有創獲的見解，確值得關心這項重要發現的人們細讀。

說《詩論》是十分重要的發現，是一點也不過分的。這篇文獻記述了孔子對《詩》的系統觀點，代表了早期儒家的《詩》學，然而在秦火以後無人傳述，僅于《說苑·貴德》及《家語·好生》裏略留遺迹，如今重新出現，其價

值之珍貴，影響之巨大，可謂不言而喻。關心歷史文化，特別是思想、文學等方面的學者對之極為注意，是當然的。

《詩論》關係到的學術問題甚多，除了這篇文獻本身的性質、作者、成書年代等等以外，還關聯着《詩》學的傳流，與《詩序》的比較，同毛、齊、魯、韓諸家的異同之類需要深入探究的課題。由《詩論》又能推論孔子與七十子時期《詩》的面貌結構，以至孔子是否刪《詩》這樣久懸不決的疑難。這一發現，無疑在《詩》與《詩》學的研究領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不少問題，眼前大家還來不及深入，有的甚至不曾接觸到。

從《孔子詩論述學》，讀者不難看出，有關討論大多仍限于基本的一些方面，例如《詩論》簡的綴合編排，文字考釋。這肯定是必要的，祇有在這些地方做好，才有可能正確理解《詩論》的內涵。急于作深層次的探討，恐怕是不明智的。劉信芳教授這部書于羅列衆說後，逐次評說剖析，正有益于促進此種基本工作的改善提高。

應該承認，簡中尚有若干具有關鍵意義的字，沒有釋讀出來。我們識別戰國文字，尤其是楚文字的能力，近年已有提高，但限于條件，有待解決的地方仍有好多，非一舉手一投足所能克服。繼續提高水準，有待于更多的努力，以及更新的發現。王國維先生講過：“考釋古文字以闕疑為第一要訣”，“闕疑為進步的第一關鍵”（孫敦恒：《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第83頁），我們應牢牢記

取。

我覺得，在研究《詩論》這樣的佚書時，要盡可能與傳世典籍聯系參照。試舉一個例子，《詩論》的“隱”字，我曾有小文《談〈詩論〉“詩亡隱志”章》（《文藝研究》2002年第2期）專加說明。我先由文字學進行解釋，然後引郭店簡、上博簡《性自命出》即《性情論》“凡說人，勿隱也，身必從之，言及則明舉之而毋偽”，“隱”、“明”對舉為證。後讀龐樸先生《上博藏簡零箋》，在討論“凡說人”一段時，引到《論語·季氏》：“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並舉《荀子·勸學》：“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作為參照（《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第241頁），始恍然知《性自命出》本于《論語》。這般明顯的證據，竟失于眉睫，實在是不可原諒的。看來今後整理研究《詩論》，證以典籍是非常重要的步驟。

傳世典籍諸多篇章，都經過歷代學者注釋論析，然而仍有不少難于通解之處。像《詩論》這樣的古代著作，剛剛發現，文字古奧，內涵深邃，自然不是短時間內所能貫通。但是，從《孔子詩論述學》即能看到，在衆多學者共同努力下，已經在基本的工作方面做出了好的開端。可以斷言，今後會取得更顯著的成果。

李學勤

2002年12月25日于北京

目 次

序言	李學勤 1
----------	-------

上 編

楚簡《詩論》所評風、雅、頌研究	3
一、《詩論》的作者與成書年代	4
二、對詩歌的總體評說	5
三、關於“頌”	7
四、關於“大雅”	9
五、關於“小雅”	12
六、關於“邦風”	15
《詩論》所評“童而偕”之詩研究	20
一、關鍵文句釋讀	20
二、“童而偕”之詩試解	25
三、《詩論》所評《關雎》等詩的文學意義與思想 意義	36
《詩論》所評詩歌表現手法研究	38
一、譬	38
二、擬	42
三、諭	43
以楚簡解《詩論》	48

一、以“性”為中心的用語	49
二、以“禮”為中心的用語	52
三、以“命”為中心的用語	57
四、以“知”為中心的用語	60
《詩論》考釋的意見分歧以及相關問題	65
一、《詩論》考釋的意見分歧以及“原則” 問題的提出	65
二、對“二重證據法”的回顧	71
三、二重證據法的基本原則植根于文獻學內在的 規定性	74
孔子《詩論》與新世紀的學術走向——《詩論》研究述評 ..	79
一、《詩論》的作者和篇題	79
二、簡序與編聯	82
三、關於所謂留白簡	84
四、《詩論》所論及的《詩經》篇名	86
五、關鍵字、詞考釋	89
六、《詩論》與《詩序》的關係	91
七、對《詩論》學術價值及研究前景的看法	92

下 編

詩論集解	99
楚簡《詩論》釋文校補	263
楚簡《詩論》苑丘考	269
附錄一 竹簡尺寸、契口位置登記表	277
附錄二 李學勤：《詩論》分章釋文	278

附錄三	各家分章簡序一覽表·····	281
附錄四	“孔子”合文·····	285
附錄五	《詩論》作者·····	287
附錄六	《詩論》與《詩序》·····	288
附錄七	《詩論》與四家《詩》·····	292
附錄八	資料輯錄·····	293
跋	·····	296
參考文獻	·····	301

上篇

楚簡《詩論》所評風、雅、頌研究

楚簡《詩論》是中國最早的詩學理論著作。其理論體系屬於孔子，其書由孔子學生編纂，成書年代為戰國早期偏晚。由《詩論》可知，《詩經》中的《頌》反映先王功烈垂範後世的“平德”；《大雅》反映周王得天命的“盛德”；《小雅》反映周代統治者“德”的衰微；《邦風》反映了“大斂材”的社會生活畫面，具有“觀人俗”的作用，是由下等人參與的普及性詩歌形式。本章是對以上問題的初步研究。

楚簡《詩論》共有簡 29 枚，約為戰國中晚期傳抄本，1994 年因盜掘出土于湖北荆州市或荆門市一帶，現藏于上海市博物館^①。

《詩論》無疑是中國最早的詩學理論著作，內容博大精深。以前我們只能從《論語》以及孔門後學所傳而得知孔子詩學理論之片斷，現在可以讀到這部基本完整的文獻，可以較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文學思想，這無論是對於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文學理論的研究，還是對於儒家思想體系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詩論》既有對詩歌的總體論說，對風、雅、頌思想內容、各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本書凡引及《詩論》以及其他出土竹簡，均列出竹簡編號，不再附頁碼。又：凡引及原簡文字，盡量使用現代漢語字形而不照錄原簡繁難字形。凡學者已有共識的通假字等，直接錄出本字，以方便於閱讀。

自特點的高度概括，又有對具體篇章的點睛之評。其中對於《邦風》的論述尤其精辟，是《詩論》的精華所在。

一、《詩論》的作者與成書年代

“詩論”是整理者對這一篇文獻的命名。關於《詩論》的作者，整理者認為是孔子，依據是簡文中的“孔子”合文。裘錫圭認為該合文應釋為“卜子”^①。

《詩論》“孔子”合文的釋讀關係重大。孔子有“述而不作”（《論語·述而》）的戒律，孔子及其弟子都是遵守這一規定的。孔子的學說是由弟子編纂的，其及門弟子的學說亦是由其後學編而成書。如果該合文釋為“孔子”確實是正確的，那麼《詩論》應是由孔門弟子述孔子之學說而成篇，其成書年代稍後于孔子。如果該合文釋為“卜子”是正確的，那麼《詩論》是由卜子後學述而成篇，其成書年代的上限就只能定在戰國早期偏晚或戰國中期偏早。

若就字形分析，《詩論》該合文應釋為“卜子”。然而整理者舉證歷歷，十分肯定地斷言釋為“孔子”不誤。在未見到上海博物館所藏全部楚簡以前，筆者謹以整理者的意見為準^②。

該合文無論釋為“孔子”還是釋為“卜子”，都不影響我們

① 在“新出簡帛國際學術討論會”（北京大學，2000年8月）期間，馬承源先生作關於楚簡《詩論》的學術報告，裘錫圭先生在發言中指出：整理者所釋的“孔子”合文應釋為“卜子”。

② 《詩論》公布以後，學者多已接受“孔子”合文的釋讀，裘錫圭（《關於〈孔子詩論〉》，載《中國哲學》第24輯，139頁）云：“那個合文確實應釋為‘孔子’”。

將《詩論》理解為孔子的思想體系。但又必須注意到,《詩論》的某些論述與《論語》有差異,主要反映在對鄭風的不同評價上。《詩論》與《論語》同為孔子學說,但實際編纂者不可能是同一個人。《詩論》是成體系的專題論著,構思嚴密,論述層層推進,讓人感受到其中的邏輯力量,例如評《關雎》等七篇詩歌,始之于《關雎》之“禮”,終之于《燕燕》之“獨”,體現出儒家思想範疇的內在聯系(另文)。與《詩論》行文風格最為接近的莫過于《中庸》與簡帛《五行》,因而可以認為《詩論》的成書年代較之《論語》至少有一代人以上的時間間隔。孔子的學說由子夏傳其文學^①,《詩論》無疑包含了子夏對孔子詩學理論的解說與闡發,因而《詩論》應以“儒分為八”(《韓非子·顯學》)為其思想文化背景。

二、對詩歌的總體評說

《詩論》簡 1:“孔子曰: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言。”

“隱”字原簡作“隱”,整理者讀為“離”。按簡文另有“離”字(別有說)。該字從“吝”得聲,古音在文部來紐,且字從“阜”作,字應讀為“隱”,“隱”古音在文部影紐。簡 20:“其隱志必有以俞(論)也。”其字讀為“隱”,于相關簡文均可讀通^②。《呂氏春秋·音初》:“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

①《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

② 關於“隱”字,目前有讀“離”、“隱”、“吝”、“陵”、“泯”諸說。

《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詩無隱志”可以說是對“詩言志”的進一步限定。“詩言志”是肯定命題，其謂項是不周延的；“詩無隱志”是否定命題，謂項是周延的。就戰國時期的文體形式而言，言志的文體形式不一定是詩歌，這是“詩言志”的邏輯意義；而所有“隱志”的文體形式統統都不是詩歌，這是“詩無隱志”的邏輯意義。例如郭店簡《語叢》、《荀子·賦篇》及《成相》、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馬王堆漢墓帛書《稱》等，有韻有節奏，然而並無明確言志，如何將其與“詩”劃分開，就需要“詩無隱志”這樣的表達方式。“詩無隱志”體現了由春秋至戰國詩學理論趨向嚴密表達的趨勢，也符合稍後于《詩論》而出現墨家邏輯學的時代背景。

至于“樂無隱情”，詩與樂原本是一體的，作詩者藉音樂將詩唱出，這是“情”的表達；而觀樂聽詩者則受到“情”的感染，此所謂“樂無隱情”。《禮記·樂記》：“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情見”即情的表現。“極幽而不隱”與“情見”聯系在一起，與“樂無隱情”具有相同的表達效果。

“文無隱言”者，詩歌的文學語言具有表情達義的作用，而讀詩聽歌者則可以通過詩的文學語言而明白詩人所要表達的“言”，此所謂“文無隱言”^①。反過來說，如果“隱志”，無所謂“詩”。“隱情”，無所謂“樂”。“隱言”而不采用大眾所能普遍接受的文學語言說出來，則不成其為“文”。

^① “言”字原簡殘去下半部分，論者或釋為“意”，參李學勤《談〈詩論〉“詩亡隱志”章》（《清華簡帛研究》第2輯，第26頁）。

“文”在這裏指詩的文學語言，簡3謂《邦風》“其言文”，而對《雅》、《頌》則沒有這樣的評語，我們知道，《詩》之風、雅、頌三體，惟“風”的文學成就最高，是知所謂“文無隱言”，其“言”應指詩的文學語言。詩歌的文學語言來源于生活語言，而生活語言必須經過“文”的修飾與加工，即采用形象生動的表達方式，才能成為詩歌語言。“文無隱言”這一命題，包含了對文學語言的深度認識。

《禮記·孔子閒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其表述與“詩無隱志”異曲同工。

三、關於“頌”

《詩論》對《頌》作有以下評述：

頌，平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遲，其歌紳而易，其思深而遠，至矣。（簡2）

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為其本，秉文之德，以為其業，肅雍……（簡5）

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乍競維人，不顯維德。於乎！前王不忘，吾悅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貴且顯矣。頌（簡6）

所謂“多言後”，“多”用如大多之“多”，《韓非子·顯學》：“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左傳》昭公七年：“多語寡人辰而莫同。”諸例之“多”皆謂大多、多數。“後”謂後繼者。意即《頌》多言及後人承繼先王功烈之事。簡6論《頌》涉及《清廟》、《烈文》、《昊天有成命》三篇，言及“多士，秉文之德”、

“前王不忘”、“二后受之”，說的都是後世子孫對先王功烈的繼承。《詩·周頌·烈文》：“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論》謂《頌》“多言後”，很準確地概括了《頌》的主要內容^①。

“紳”有約束義，字與“申”同。《書·堯典》：“申命羲叔。”《詩·小雅·采芣》：“福祿申之。”《大雅·假樂》：“自天申之。”《商頌·烈祖》：“申錫無疆。”郭店簡《緇衣》37：“割申觀文王德。”^②今本《緇衣》鄭注：“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左傳》宣公十二年：“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蚘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楚莊王稱頌先祖功烈以申儆士卒，與宗廟歌《頌》以明確家族、國家的傳統所在相類似。說得明白一些，商周宗廟《頌》歌的教化意義，相當于今天的革命傳統教育。

“易”字原簡字形上從“艹”，下從“易”。整理者隸定爲上從“艹”下從“豸”之字。“豸”字楚系文字尚未見用例。金文僅見一例^③，字形不合。簡文該字應是從“易”得聲，“易”字見于郭店簡《尊德義》5,6,7,《六德》25,49,《語叢一》36,《語叢二》

① 范毓周《〈詩論〉第2簡的釋讀問題》(<http://www.bamboosilk.org>, 02, 03, 06)認爲：“後”即“遲緩”，所言皆在論《訟》的雍容大度，節奏舒緩安適，其相互爲解是很清楚的。是知解“後”爲子孫後代之“後”當屬臆斷。孟蓬生《〈詩論〉字義疏證》（《新出楚簡與儒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23頁）認爲：“多”蓋讀爲“侈”或“侈”，有夸張之義。“多言”猶如說“極言”。後讀爲厚，後厚同音。《戰國策·東周策》：“收周最以爲後行。”《史記·孟嘗君列傳》“後”作“厚”。“多言後”謂“極言其（祖德之）厚”，簡3“多言難”謂“極言其患難（之多）”。

②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③ 參《金文編》第1590頁，《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1076頁。